

一碗豆汁

□任家范



《黑黑的沃土》
版画
郝伯义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每到夏季午后放学,会先跑到同屯的姥姥家一趟。说是顺路看姥姥,肚子里其实盘算着别的小九九。

姥姥从不戳穿我。见我进门了,就躬着腰下炕,股拉着鞋片儿,去碗架子够个半大的碗,转身走向下屋棚子的角落。用不了一分钟,两手就端着满碗的豆汁,来到我的面前。我双手捧过来,呼吸带喘地一仰脖,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干了。那股畅快的酸甜感,比纯粹得有些咸腻的甜,更能引人流口水。凉爽是从嗓子眼滑到肚里的,舒服到心坎上。

那时候,孩子们喝不着像样的饮料。乡里的供销社或小卖部,也没有现在这样种类繁多的果汁或乳制品。虽说也有附近镇上产的一种小瓶汽水,可住在屯子里的孩子们,一年到头也喝不上一两回。大人很少领小孩儿上街,而孩子自己的兜里又空空的,即便三五成群跑到街里玩,也没想过买汽水喝。再说,想了也白想,哪淘弄两毛钱去?可不如如今,校园里随便拎出个小学生来,兜里都可能有三五十的,兴许还揣着更多。

各家日子过得紧巴着呢,多数孩子没穿过线衣线裤,小点的孩子甚至裤衩都不穿。平时家里油盐酱醋钱儿,都是年初预先琢磨好了的,谁家会轻易给孩子零花钱?学杂费两元钱,是开学初一次性缴的,有些人怕孩子贪玩弄丢了,要亲自到学校跑一趟或托人捎给老师的。能到小孩儿手的钱,都是大人根据老师要求的文具数量,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塞在书包里的,干叮咛万嘱咐,要论“分”掐算着来花的:买一根麻子铅笔一分钱,一块橡皮二分钱,一把小刀或田字本七分钱,哪个孩子敢想一角八分钱的汽水喝?

天气热的夏季,低年段的班级由高个男生轮换着值日,每天负责到学校的井台去摇轱辘,把拔凉拔凉的深井水,用铁桶

抬回来,放到教室的一角。谁渴了就过去舀一缸,咕咚咕咚地灌进肚子,抹着嘴角的水珠回到座位上。有时,老师从家里带点儿糖精来,惹得孩子们贪喝了一些,跑厕所的人就多了,安静的教室走马灯似的热闹了起来。当然,这种事,几乎都是淘气的男孩子干的。

到了闷热的季节,粮食有点余光的人家,会把节攒下的小米和黄豆,做成豆汁来解暑。我的母亲在时,家里每年会做两三次。每次做成,大人们手把着眼瞧着,限着量分给孩子们喝,勉强够喝半个月或二十天左右。母亲病死后,我家再没做过豆汁,我只有隔三差五地跑姥姥家去,才能解嘴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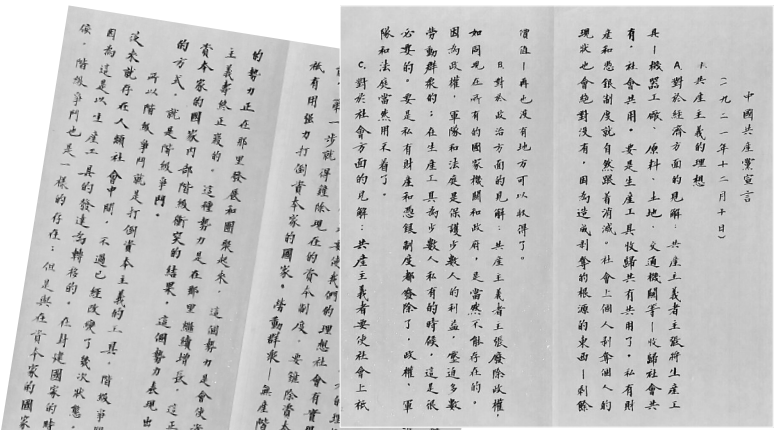
姥姥做的豆汁,和母亲做的味道一样的。用的是同样的配比和制作方法:将小米和黄豆,按照三对一的比例搭配,到队上的磨坊碾成粉,或去豆腐坊磨成水沫子;回来放在二盆(其实,是口径近一米的大型泥瓦盆)里,用烧得滚开的水烫成糊状;接着掺凉水搅拌到比豆浆稍微稠一点点儿,然后放到炕上发酵;等盆里透出浓浓的酸味后,搁到灶上的大铁锅里熬开,放入适量的糖精调匀;再放在阴暗处凉透了,豆汁才算做成了。

豆汁都放糖精的。那时白糖是凭票的,乡下供给的量更少,平时舍不得用,老人孩子闹个小毛病或来个客(qiè)啥的,吃药解苦或冲杯待客(qiè)的糖水,才拿出来使用。现在想来,大人们真不容易,总是精打细算,得想出许多新花样,熬豆汁、摊煎饼、蒸青果、做糖稀(甜熬熬的,稠度蜂蜜样的糖),把清汤寡水的苦巴日子,过得敞亮而有奔头,甚至是轻快、活泼、惊喜的。要养大一帮孩子不说,还要让孩子们感觉到日子是甜的。起码在小孩儿的眼里是有滋味、有趣味的。若到谁家去玩,人家给碗豆汁喝,说明两家关系处得窝实,或认为你是懂规矩受待见的孩子。仁义、礼节、本分,是大人衡量孩子品行的重要标准,你像样儿才被重视和善待。那种亲切是暖肝暖肺的,邻里浓浓的乡情,甜在心里,比豆汁要超出多少倍呢!

我总觉得发明豆汁这种甜品,是穷给人逼出来的智慧。不仅孩子们爱喝,大人们也乐此不疲。逢上谁家的父母,被队上安排在场院或屯子附近的田里干活,趁着歌凉的功夫,要扛着锄头或甩着鞭花,走回各自的小院,美美地来一大碗,那种神清气爽,好像灵丹妙药,浑身上下似乎添了使不完的劲儿。据岁数大的长辈说,清

信仰的力量

□尹景羽



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人生行为的支柱。我的朋友付俊来,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力量。

老付要从建党95周年开始,在宣纸上书写10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文献百卷文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庆典之际,向党献礼。目前他已经完成了50多万字的书写和装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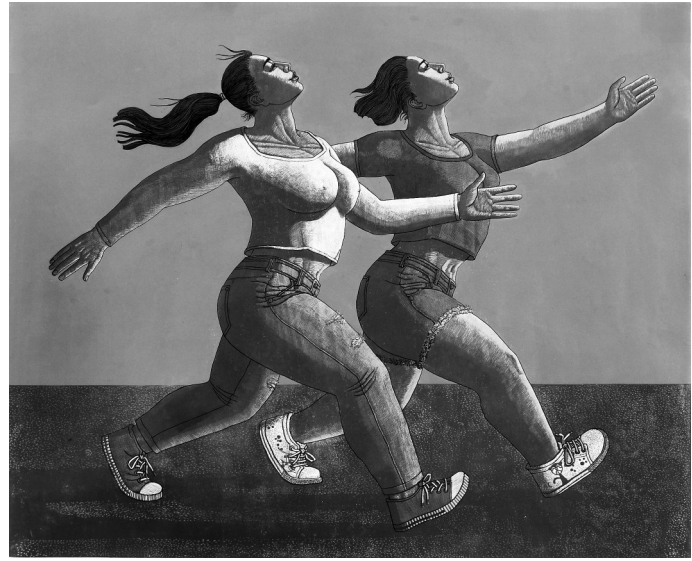
老付出生在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乡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这使得儿时的他就有了自己的爱好:读书、写字、吟诗、写作。父亲是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又对党忠诚不贰。

我羡慕老付的毅力,老付说,是父亲为他的人生涂上了党旗一样的鲜红底色。

老付小学三年级时爆发了文革,父亲考虑到他在学校只升级不读书,小学和初中曾两次让他回村里劳动读“社会

那一年,我十六岁

□潘云丹



《心有梦想》
版画
张伟

闲暇之时,我将最近几年参加马拉松比赛得到的奖品及证书搜集整理一番,全马和半马的奖牌加起来竟有几十枚了。老爸在一旁感叹道:“唉,记得你小时候得的那场病吗?当时我和你妈都愁坏了,哪成想你能像现在这样又能跑又能跳的啊!”老爸的话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十六岁那年的春天……

当时正读高一我,突然在一天早晨起床时下肢沉重发软抬不起来了!接下来短短两天时间里,我的双腿往上延伸到胳膊、四肢逐渐麻木不听使唤。父母请来县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中医为我诊治。他做完检查后摇摇头,语气沉重而委婉地表示:还是马上到大医院去看看吧,千万别耽误了。

父母各自匆忙跟单位请假,收拾了一些随身物品,带我去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这是当年在佳木斯地区比较权威的一家医院。去那儿看病的患者非常多,挂号之后要排队等两天时间才能看上病,我们于是住到了医院的招待所。母亲单位的一位同事叔叔通过熟人,找到该院神经科的主任医生为我做了全面检查,初步确诊为“神经根炎”——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病症。主任的意见是住住院,边观察边用药,然后再和其他医生会诊,研究下一步治疗方案。

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我每天上午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敲打窗棂,时间一分一秒地在寂寥和焦灼中流逝。下午还要去附近的中

医院进行针灸,诊室在二楼,抬头望着那又窄又陡的楼梯,我的心里暗暗发怵。上楼、下楼的阶梯一层又一层,父亲把我背在身上,母亲在旁边小心帮扶着。那时我的身高已超过一米六,体重也近一百斤。别说上厕所,就连平时每走一步都要父母两人同时搀扶,而且他们不敢有一星半点儿疏忽。如果遇到踩在脚下的地面凹凸不平和是碰到小石子一类的东西,我整个人就会一下子摔倒在地——病情严重的时候每天摔个几回是常有的事。

因为胳膊抬不起来,手也拿不了书和笔,功课自然是顾不上了,从小最喜欢的画画和阅读也都不能进行,我的心情郁到了极点。随着活动量的减少,每天吃不了多少东西,身体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瘦下来。父母在我面前总是一副轻松的样子,想方设法逗我开心。有时,我朦胧入睡前,听到他俩悄声地议论我的病情,以及母亲轻微的叹气。待我翻了个身,就没有声息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煎熬中度过,看不到一丝希望。

同一个病房还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

的女孩,碰巧的是她的病情和我正好截然相反,叫做“舞蹈症”:就是胳膊和腿总在不停地舞动,停不下来。她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很漂亮,爱说爱笑的。印象最深的是她脚上穿着一双黑色丁字皮鞋,老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更羡慕她那里来去自由的身姿。想到自己的病不知什么时候能治好,甚至将来能不能站立起来还是未知数,不禁黯然。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张罗着要去商场给我买那双鞋。我阻止了她,说不急,等我病好了再一块儿去买,大小肥瘦也好合适。那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张海迪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想:即使将来真的站不起来了,也要像她那样乐观、顽强地面对疾病,做个热爱生命、奉献社会的人!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的病情逐渐地开始好转:迈步行两条腿可以抬得高一些了,整个身体行动起来也能找到重心,感觉轻快多了。恰好天气也开始变得晴朗,温暖起来,父母经常扶着我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步。心情好了,精神也随之振作。那段日子特别喜欢唱歌,几乎把从小到大会了的歌曲全都唱了个遍。

一个暖日融融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正漫步在街边的林荫路上,迎面走来了姐弟两人,看上去大概也就十几岁的模样。他们高高兴兴地边走边吃着什么,到了近前才看清每人手里拿着烧饼和榨菜。我的目光立刻粘在了他们手中的饮食上:那黄橙橙的烧饼,酥酥的外皮,分

明看得见正冒着的热气儿。我咽了下口水,说:“我要吃烧饼……还有榨菜!”

已经年过五十的父亲听了我的话,就像领到了圣旨,说他就去买,让我们娘儿俩先找个地方坐下等着,然后快步向那姐弟俩走过去的方向奔去。

时间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父亲终于拎着几个热乎乎的烧饼和一包榨菜回来了——由于走得急,通红的脸上满是汗水……后来才知道由于不熟悉道路,父亲绕了好远才找到那家烧饼店。事隔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烧饼。

半年后,我的身体完全康复,重新回到课堂。凭着自己的刻苦与勤奋,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后来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当我有了美满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我更加珍惜健康、珍视亲情。每天除了完成工作、照顾好家人之外,利用业余时间锻炼身体已成习惯。十几年前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我连续多年参加黑龙江户外百公里徒步大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近几年我又成为一名马拉松运动爱好者,每年都要跑上几场全程及半程马拉松。运动让我虽年龄渐长却依然充满活力,也使我得以在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中愈加乐观和自信。

曾经折翼的翅膀,更向往广阔的蓝天,也更懂得自由翱翔的可贵。十六岁那场病痛的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而一个烧饼的香甜,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会让我暖上心头。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献百卷文钞》,这是付俊来自己设计的献礼工程,这是一个老党员对党忠诚的独特表达方式。

龙江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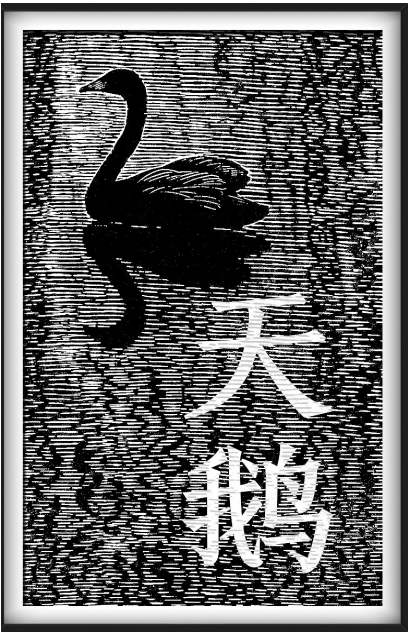
大学”。要说这付俊来也算个奇人了,聪慧异常又善于琢磨,农村刨“苞米糍子”又累又慢,他就琢磨用机械代替。后来他听到在糖果厂用手工包装糖果的小伙伴父母抱怨劳动强度太大,就突发奇想,搬来书本硬啃,凭借在学校学工学时学到的机械制图原理和一点翻砂铸造技术,找来秫秸瓤子做糖果模型试验。鼓鼓捣捣,竟然设计出一个“滚筒式糖果包装机”草图。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冒昧地给当时的国家轻工业部写了一封信,寄去图纸,尽管创意很大胆,草图很“业余”,轻工业部还是很正规地给他回信给予支持和鼓励,并把他的设计图推荐给全国科技大会。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的泰来县委领导亲自安排他到县一中补习。高考录取时,他坚持学习轻工机械,谢绝了齐齐

哈尔和哈尔滨师范院校的录取,提出到哈尔滨轻工学校继续学习轻工机械专业。他找到了省招生办,虽然他谁也不认识,但最后省招生办等四个部门破天荒地联合发文增加一个名额,他竟然奇迹般地拿到了哈尔滨工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没有人抽我一支烟,没有人喝我一杯茶。那时候办事,不用托人,不用请客送礼,没有潜规则。不然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村愣头青,兜比脸都干净,能一步步走出来吗?”老付所经历的这一切,使他一直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在工作。我想,他坚持用5年时间,呕心沥血书写百年文献百卷文钞,根基正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献百卷文钞》,这是付俊来自己设计的献礼工程,这是一个老党员对党忠诚的独特表达方式。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小工

□杨维兵

小工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年龄五十有二。

小工是一个文盲,他怕进城,因为他找不到男厕所。

小工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再成为文盲,因此他和妻子努力地种田,努力地养猪,但每年的收入怎么也赶不上学费上涨的速度,为此,小工很苦恼。

小工想去挣些现钱,于是让妻子在家种田养猪,自己去蹬人力三轮。城外的一个简易厕所是他每天定点“方便”的地方,即使要走很多冤枉路,他也只有回到那个地方才能“自我松绑”,因为他找不到别的地方。后来小城的建设速度开始日新月异,有很多街道和地名小工听也没听说过,有很多次他都羞涩地问客人,好心的都还耐心指点,遇到喝了酒的或者脾气不好的,不仅大声对他吼着“我能找到我还坐你这破三轮啊”,而且下了车还不给钱,让小工有泪直往心里流。

好心的村长听了小工的遭遇,把他介绍给了自己一个在建筑工地做砖的远房亲戚,让小工给那砖匠当小工,做些提灰浆、递砖之类的辅助活,工钱是砖匠的一半,每天六十元。小工千恩万谢,安顿好家后跟砖匠去了县城的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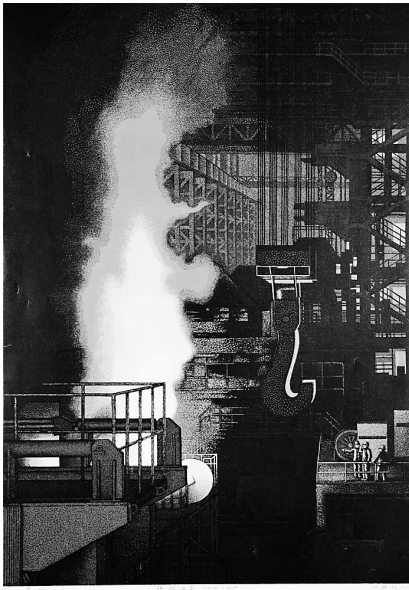
慢慢的小工知道自己和与自己做相同活儿的人叫小工,属于干得最重,做得最多,拿钱最少的人,尊敬他们的人叫他们小工,不尊敬的叫“牛”。小工还知道,像砖匠一类的人叫大工,也叫技术工,是做得少,挣得多,也受人尊敬的一部分人。小工还知道,工地上还有少数只说不干或者十天半月来一次的人,小工听人说那是老板或是包工头,是大工和小工的衣食父母,是不能得罪的,因此,见到那些人,小工总要远远地微笑着打招呼,虽然那些人一对脸灰浆的小工理也不理。

每当不加班或发了一点生活费时,小工总要一个人爬上还没有完工的楼房的顶层,静静地向着家的方向,盘算着老板应该给自己发多少工资了,想着楼房完工后就可以领到两头肥猪钱,小工在心里暗暗地笑了,并在内心深处再一次对村长及砖匠涌起深深的谢意,是他们让他能挣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不用去找厕所了……

在小工和妻子的倾力支持下,小工的儿子读完中专在小城一所郊区中学当了老师,但小工仍没有停止那灰天灰地的生活,因为,小工的身上还有很多债务,他要用自己并不健壮的体魄把它化解为要用,他期望着儿子能用自己挣的钱给他引一个漂漂亮亮的儿媳妇。

小工不是别人,他是我爸爸,因为病魔,他离开我们已二十年了。

这些年来,经常莫名想起父亲,想起他那些艰苦的务工岁月。在又一个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祝愿他老人家在没有病魔的天堂里能够快乐每一天!



《梦·焰》 版画 孙铁天